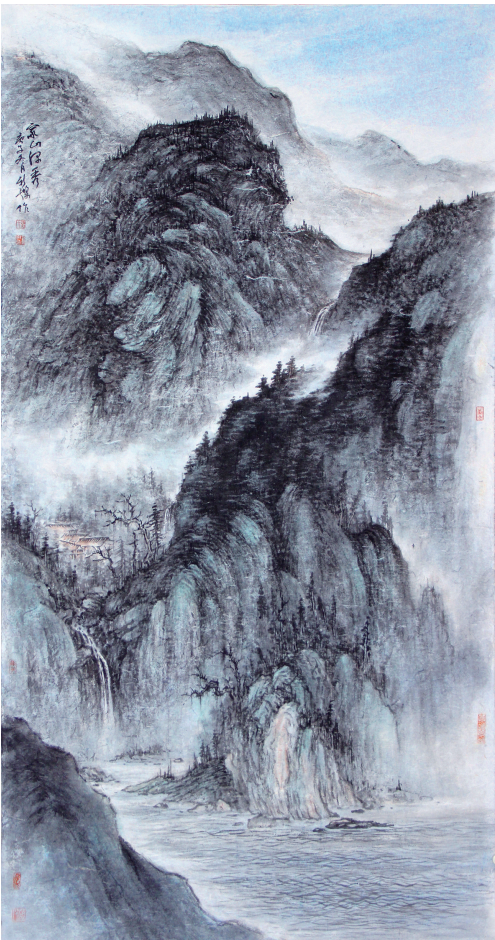


溪山清逸——张新灿山水



家山深秀

【个人简介】张新灿,浙江新昌人,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,中学高级教师,美术工作者。国画山水启学于恩师林逊发先生,后得王伯敏、姜宝林、梁少膺先生指授,业余研习中国画数十载。近年转益多师、游学问道,徜徉山水

间。作品曾入展入选全国、省、市文联,美协主办的美术作品展、中国画展等数十次,多次举办个人画展,作品汇编入编各类作品集、专刊,散见于《美术报》《中国书画报》《国画家》等专业刊物。

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在论“三家山水”时谓“气象萧疏,烟林清旷”为“营丘之制”;“石体坚凝,杂木丰茂”者为“关氏之风”;“峰峦浑厚,势状雄强”者则为“范氏之作”。并称“三家”鼎峙,百代标程。郭氏所叙李成之制实为“气韵”胜,而关全与范宽之作则为“用笔”胜;两者皆画之大要,相符于谢赫“六法”之精论。近日,观张新灿山水画作笔格清劲,墨法精巧;章法位置,时有新意。“气韵”“用笔”兼而得之,存宋人画格之规范。

历宋而下,元人之作亦成学画之规则。皴法清晰,历历夺目;若大痴之披麻,云林之折带,叔明之解索,往往被人所宗,从而另立别格。新灿于王蒙用功最勤,体悟亦深;又参明清画人沈周、石涛之法,糅杂交混,融通一体。所画溪山景物,层层深秀,线质稠密,境界郁然。蕴藏前人之法,长期积累,再造我法,斯为新灿之画所以能含古意并出己意而显示“功化体用”者也。

览古代画史,画人无不在自然造化中取其形质,获取精义;凡山川林木,岩石峰岭,必熟读于胸中。语云:“画以造化为师”。新灿事画有年,因谙其中道理,每有余暇,辄携楮墨,行走于溪山。远涉太行、黄山、阳塑,近取雁荡、富春及新昌诸景。故其山水之作亦从自然中来,尽丘壑之变,发烟岚之气,澄清味象,境意相通。

是故,事古人之规模,与外师自然之造化;此之两端,新灿咸下功夫。其之笔墨形之于图,而意境毕具,韵致生动,此乃其画之长处也。当今社会,市声喧愤,警之艺坛,煽情采滥,光怪陆离,无所不有。新灿能守其神,专其一,几十年如一日,无论寒暑春秋,皴擦点染,从未间断,殊非常人所能及之,此又为其长处焉。对其绘事,以今不凡之功力,倘再掩和金石、山林之气,必臻化境!

(梁少膺 撰文)

明德庙



明德庙位于七星街道后溪村西北侧,重建于清嘉庆十四年(1809),建筑坐北朝南,由山门、戏台、左右看楼、大殿以及左右偏殿组成,占地面积599平方米,通体粉墙黛瓦。

山门五开间,明间设垂花门。戏台背山门倒座而建,面阔、进深均为4.6米,四角立圆型木质柱子,藻井

由八组斗拱逐层缩小至顶。屋面为单檐歇山顶,牛腿承托椽檐枋,飞椽出檐。左右看楼面阔各五间,二楼朝内天井楼面外挑,牛腿承托外挑楼面。大殿面阔三间,殿内柱子通体圆形石质至顶,屋面望砖铺设,明间五架抬梁,外带单步,七檩用四柱,牛腿承托椽檐枋,飞椽出檐。左

右偏殿面阔各二间,各单体地面条石漫铺,天井卵石铺砌。该建筑格局完整,牛腿设透雕、浮雕二种,内容为“倒挂蛟龙”“仙鹿含灵芝”“古代人物故事”“山水图案”等,内容丰富,雕刻精致。

庙名“明德”二字,语出《礼记·大学》之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明德庙大殿塑有陈太公、张太公等人物形象。民间相传,张太公家中曾有四个元宝,家道殷实,富甲一方,而陈太公家境贫寒,兼有四子,度日艰难。谁知张太公游手好闲,不久四个元宝就被花完,坐吃山空,落得穷困潦倒,而陈太公勤于耕作,四个儿子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奋发图强,先后出人头地。世以此故事警示人们,时间给勤勉的人留下财富,给懒惰的人留下悔恨。

2004年7月明德庙被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(潘晖 撰文)

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(下)

(唐)李白

李白原诗全文见第一期,此不赘。

接着才写到皇帝的出现,列缺霹雳,丘峦崩摧。洞天石扉,訇然中开。青冥荡漾不见底,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,仙之人兮列如麻。朝廷的排场,只有李白、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才写得出的气势,这是写山中之境吗?分明是朝廷生活的写真,一曲《霓裳羽衣曲》,所动用的美女音乐家歌舞家不知凡几,这是盛唐气象的标志,也被他写在梦游天姥山之中,是值得玩味的。仙人列如麻,是写神仙在天姥山站立吗?那只能是皮相之见而已。从其语言出典而言,《文选》收扬雄《羽猎赋》云:霹雳列缺,吐火施鞭。李善注引应劭曰:霹雳,雷也,列缺,闪隙也。这可以看作列缺霹雳的出典。又如金银台,郭景纯《游仙诗》曰:神仙排云出,但见金银台。又如云为车兮风为马,出自《楚辞》《九歌》《东君》:青云衣兮白霓裳,又傅休奕《吴楚歌》曰:云为车兮风为马。这些都是有根据之言。也可见李白腹笥之深厚。这一点已经被诸多李白研究专家所注意到。而且,他的用典,能够应运自如,不着痕迹。

接着写梦中之景第三层。他真切地写出作者身陷朝廷奸佞之臣谗言之中,让他猝不及防,惊心动魄,欲诉无由,故言忽魂悸以魄动,怳惊起而长嗟。惟觉时之枕席,失向来之烟霞。这是他一场入朝侍候一代君王之好梦,终于在残酷现实中醒来。

故其诗第三层,发出感叹云:世间行乐亦如此,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别君去兮何时还(他还有点不甘心),最后说出心声云:且放白鹿青崖间,须行即骑访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。李白大意是说,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,我李白什么场面没有见过?除了皇帝以外,谁还跟你们玩呢?现在连皇帝也罢了。

这里用得着清代文学家、状元诗人陈沆《诗比兴笺》一段话:太白被放以后,回首蓬莱宫殿,有若梦游,故托天姥以寄意。首言求仙难必,遇主或易,故我欲因之梦吴越,一夜飞渡镜湖月,言欲乘风而至君门也。身登青云梯,半壁见海日以下,言金銮召见,置身云霄,醉草殿廷,侍从亲近也。忽魂悸以魄动以下,言一旦被放,君门万里,故云:惟觉时之枕席,失向来之烟霞也。古来万事东流水,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云云,所谓“平生不识高将军,手污吾足乃敢嗔”也。题曰留别,盖寄去国离都之思,非徒酬赠握手之什。

安旗先生在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中也写到:陈沆之说,切中题旨。盖白之人侍翰林,无异好梦一场。梦中情景,虽曰神奇华美,然梦醒之后,幻境顿时消失,惟余无限惆怅。于今重回味之,则知其虚妄而无所留恋矣。故以世间行乐皆如此,古来万事东流水二句结之。今之论者或以梦中仙境为李白之理想境界,可谓失之千里。

(唐棣荣 撰文)